

碎月與歲月

逢周三、四、五見報



沸騰啤酒鍋

張恨水《春明外史》裏，主人公楊杏園春夜漫步小院，正是梨花盛開時節。半輪新月，由破碎的梨花樹枝裏，射在白粉牆上，樹上的梨花，一片兩片的，飄飄盪盪，在沉沉的夜色中落了下來。不時有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吹得那將落未落的梨花，簌簌地撲了一身。楊杏園看到這淒涼動人的夜景，不覺吟哦了一句詩：「殘枝篩碎月，微露滴寒雲。」

「碎月」這個詞很妙，配上白而柔弱的梨花更妙，如同穿過記憶長河時不小心遺落的光，一種稀疏的物哀感，便在眼前和心裏，恍恍惚惚地瀰漫着。記得今年春季某天在公園夜跑，坐在兩株櫻花樹下，也偶得此意境。可惜周圍還有一杆路燈，侵奪去不少碎月的顏色，不如楊杏園看到的那樣純粹。

抬頭望月，或圓似冰輪，或闕如金鉤。至於彩雲追月或是烏雲遮月，卻多半是由心緒決定的。心緒重，雲便沉重暗啞；心緒輕，雲也變得輕盈。隔着枝桠去看月，卻又彷彿某個黃昏揮手不語的背影。低下頭去，便只能從光影來識別月色了。一片空地，詩仙會「疑是地上霜」；若然枝葉搖曳，斑駁的碎月便灑下來，碎卻不散，亮而不烈，就像歲月的暗流在悄然遊走。

人在年少時，慣於仰望明月，默念着各種「千里共嬋娟」的寄語；而年長後，碎月卻輕而易舉地拉扯起零散如塵的感慨。兒時夏夜在池塘邊乘涼，高大的槐樹也會篩下碎月。一晃幾十年，那槐樹早已砍伐，池水亦已乾涸，搖蒲扇的老太太多已故去，追逐瘋跑的小夥伴各自天涯，斷了聯繫。歲月，就是這樣，被歲月自己，緩慢而堅韌地，寸寸片成碎月。

那些碎月，正是走過的時光，遇過的人，流過的淚，笑過的夜。它們從未遠離，只是躲進沉默的角落，等到某一晚低頭時，才輕輕閃了一下，念一段獨白。

畢竟，能在美食林立中點出啤酒鍋的人，絕非凡夫俗子。哪怕本地人，沒個吃貨精神指引，也很少能打開這扇門。在延邊，啤酒鍋是由麥香和熱氣建起的堡壘，酸辣鮮香中，守護執著不變的豪爽樂觀，也承載着圍爐共食的快意。

每次吃啤酒鍋，我都感覺自己從頭到腳被「重塑」了一次。明明當年是為了解酒而生，如今竟成了酒之靈魂，胃之歸宿。說說這鍋，先以蔥薑蒜和朝鮮族大醬爆好，再一股腦倒入本地鮮啤同預先熬好的牛骨高湯，傾瀉而出，豪邁程度可賦詩幾首。底味的厚重和湯汁鋒芒互不相讓，卻也能在熬煮中漸漸融為一體，被麥芽的芬芳和骨湯的香串聯在一起，再加上酒精邊沸騰邊揮發，留下圓潤回甘的氣場，已然另一番風景。至於食材，說「頂級陣容」毫不誇張，延邊黃牛肉自然是頭把交椅，加上牛筋、牛肚貢獻彈韌口感，再將豆芽、土豆片、豆腐、菌菇等配料統統投入，最後是發酵得恰到好處的辣白菜，等到這一章，可謂酸辣醒神，味蕾扶搖直上。不得不說，這神奇的一鍋入口也百轉千回，最初是啤酒的麥芽清冽，溫柔包裹住舌尖，理順了喉嚨；等吃到黃牛肉片，一股明亮緊實的魅力噴湧而出，肉質充滿了生命力，宛如人生絕不服輸的伏筆。而各種蔬菜則在湯汁的浸潤下褪去生澀，豆芽的脆、土豆的糯、豆腐的鮮滑交織成奇妙樂章，再隨着湯汁濃縮轉化成深沉韻味，那讓人欲罷不能的複雜感，成全了啤酒鍋最後一錘定音的「戰場」。



逢周二、三、四見報

這幾年，我一直堅持「手寫」，當然，我說的並不是用紙筆書寫，而是使用手機的「手寫輸入法」。對於我的這個選擇，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實原因只有兩個。其一，中年眼花，拼音輸入法按鍵太多，不易看清；其二，作為南方人，隨着年紀增長，口音越發「返祖」，拼不出想要的字的機率增加。說實話，兩個原因都令人悲傷。

不過，近來讀了一篇網文，倒是給我打了氣。文中說，科學研究證實，手寫對於學習很有幫助。要說這

工地大叔劉詩利近期走紅網絡，這位年近六旬的建築工人在北京通州馬駒橋附近零工市場打散工，綁鋼筋、打混凝土、砌牆的活兒都幹，卻在生活的瑣碎之外堅持讀書。日前，滿臉皺紋、神情拘謹的他「格格不入」地出現在北京圖書大廈一場新書簽售會上，編輯在現場用手機拍下一段交談對話上傳到網上，受到廣泛關注。從馬駒橋到北京圖書大廈有三十多公里，有時搭公交乘地鐵，有時騎兩個多小時自行車過來，劉詩利說一天幹九個多小時，下了班一般就累得沒氣力了，「但有時候就是想歇一兩

香港很多跑步愛好者，全年都有大大小小的跑步比賽，吸引本地及外來者參加。然而，要舉辦馬拉松（全馬）或半馬拉松（半馬）賽事其實並不容易。現在香港每年慣常舉行的兩項大型跑步比賽，包含全馬、半馬及十公里賽事。全馬及半馬都要在晨曦之前開跑，在中午前便要結束。究其原因，有關賽事都必須經過好些主幹道路，主辦機構需要向政府部門申請封路。賽事時間若持續太久，便會影響其他市民使用道路。其他城市的全馬及半馬賽事，可讓跑手在六小時及

七月十五日是「荷蘭黃金時代」巨匠、被譽為荷蘭史上最偉大畫家的倫勃朗，凡·萊恩誕辰四百一十九周年。在西方古典音樂唱片中，以倫勃朗作品為封面的並非少數。首先大師有着海量的作品可供選擇，且很多宗教題材恰好能和樂曲主題音畫合璧。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倫勃朗畫作為封面的黑膠唱片。專輯由德意志留聲機唱片於一九八五年灌錄並發行，收錄了英籍德國作曲家喬治·弗雷德里希·亨德爾的清唱劇《掃羅》。整套曲目由指揮家查爾斯·馬克拉斯執棒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和利茲節日合唱團，攜手新西蘭男低音唐納德·麥克

談到香港飲食非遺，着實不算少，平日吃的雲吞麵，就包含「雲吞製作技藝」。啖吃雲吞，各人口味不同，有的喜肉，有的愛蝦，精緻或餡多，都有捧場客。各店雲吞肉、蝦比例不同，食材來源不一，影響質量價錢，吸引四方來客。

香港的雲吞，材料以豬肉和蝦肉為主，古時包裹餡料多樣，如南宋《山家清供》「筍蕨餛飩」一條，餡料沒有肉，談到：「採筍蕨嫩者，各用湯焯，以醬、香料、油和勻，作餛飩供。」「雲吞」古稱「餛飩」，做法是用嫩的筍和蕨菜，先切好，再用熱水輕焯，下調料拌勻再包，煮熟可用。現代找筍要注意時節。蕨菜街市偶然可見，買來炒食外，可以夾包成雲吞。

明代《本草綱目》治虛寒痢疾，也有用雲吞作為食療的媒介，言：「白扁豆花，同胡椒作餛飩，煮食。」白扁豆花多為乾貨，或作

不算新知。從讀小學時，老師便教導說，讀書要眼到手到心到。少年玩心重，老師總把重音讀在「心」上，其實，「手」很重要，一邊讀，一邊摘抄，或者只是在書上劃紅杠，做批註，都有助於理解書中內容。而今讀書多在屏幕上，劃線也在屏幕上，批註摘抄變成選擇、複製、粘貼的一串動作，手雖「到」卻無需「寫」了。

前些年，有幾所大學宣布，畢業生必須手寫一份畢業論文交學校存檔，不知道現在是否還在堅持這樣做；這幾年倒有不少大學給新生郵寄

天，來看一看書。」

書並不是非看不可，有的人即使大字不識，也能在生意上風生水起。為什麼許多人即使沒有太好條件卻還喜歡讀書，「有時候就是想歇一兩天，來看一看書」，可能正如劉詩利所說，想把自己「弄」得好一點。前幾年有一位知名的暢銷書作家范雨素，她是一位家政工作者，在北京做服務員、育兒嫂，獨自帶着兩個女兒生活，卻喜歡讀書，經常參加文學課。她說「活着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慾望」，即使住在八平方米的出租屋中，也要保

三小時內跑畢全程，但是香港一般要求跑手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業餘跑手相對有較大壓力。另一方面，香港的平坦跑步路徑有限，全馬或半馬都需要經過海底隧道及高架天橋，上斜及下斜坡的路段對跑手亦是極大挑戰。由是，一段臨海而平坦的跑道，對跑手便有很大吸引力。

七月已經踏入夏季，本來並非跑步比賽季節，但是熱心團體在七月六日舉辦「回歸跑」比賽，即慶賀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八周年，賽事副題則是「迎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可謂一

因泰爾、威爾士男高音雷蘭·戴維斯、威爾士女高音瑪格麗特·普萊斯等多位著名歌唱家聯袂演繹。專輯封套頗為切題地選擇了倫勃朗的早年作品《大衛為掃羅彈豎琴》。

倫勃朗一生共完成了兩幅以大衛為掃羅彈奏豎琴的主題畫作，此版是畫家創作於一六二九年的早期作品。其最具辨識度的明暗對照法風格已在時年二十三歲的他筆下初見端倪。畫作描繪了一縷光線下

藥用，亦可煮湯、泡水，香港較少用來入饌。新鮮白扁豆花與胡椒作雲吞餡，不知味道如何。

宋代《太平聖惠方》同樣雲吞，具食療功效，專「治腎氣虛損、腰腳疼痛」，名為「羊腎餛飩方」，藥材有五味子、山茱萸、乾薑、川椒、桂心，食譜如下：「藥搗細，羅為散。每日取羊腎一對，去脂膜細切，入散兩錢，木臼內杵如泥作餡用，和麵捻作餛飩，以水熟煮，和汁食之。」五種藥材磨成粉，取羊腎去脂肪、筋膜，細切後加入藥材粉，搗作肉泥為餡。搓麵開皮，包作雲吞，配湯食用。現代改用絞肉機加磨粉機，更方便。



逢周一、二見報

手寫的力量

手寫的錄取書，每到錄取季，這總成為例行的新聞。然而，「手寫」的東西讓人稀罕，本身說明手寫之式微。

對於手寫有助於學習，我深有體會，但有時也懷疑，之所以如此，或許因為從在石頭獸骨木板上刻畫道道的古人開始，「手寫」就和「學習」綁定在一起，在幾千年的歲月沉澱下，無手寫、不學習，才成了刻在基因裏的記憶。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隨着「網生代」一代代地成長起來，又一代代地替換掉非「網生代」，「手寫」的

持閱讀與寫作的習慣。

想起老家的一位爺爺，住在簡易的瓦房，生活節儉，屋裏卻遍地是書。別人忙完農活喜歡打牌喝點小酒，他從不搓麻將，不入酒局。他一輩子住在村裏，到過的最遠的地方也只是我們縣城，家裏卻藏着《羅馬帝國衰亡史》，沒事就讀，書頁讀得蜷曲。現在許多中文系大學生都未必知道張中行，他卻把張中行的《順生論》讀了又讀，手不釋卷。問他看書上螞蟻一樣大小的字有啥用，他總說字裏面長知識，道理也講得好，能讓人心情好。

舉兩得。賽事主要包括二十一公里的半馬，以及十公里和兩公里的「健康跑」。我原本打算今年底再參加賽事，但也被「回歸跑」吸引而參與半馬。

我們在早上七時從馬鞍山運動場起步，雖然天文台正懸掛一號風球，但其實天氣氣清，而且更有「酷熱天氣警告」。超過攝氏三十度跑步並不理想，然而參加者的熱情更甚於炎熱天氣，跑手各自佩戴裝備：太陽眼鏡、帽子、防曬手袖，一應俱全。賽事前半部分主跑馬鞍山海濱長廊，靠近屋苑之處較多樹蔭，跑來不致太吃

演奏着。背景棕黑色的幔帳甚至給人一種洞穴之感，兩位主人公就在左上角落下的光源下沉浸在音樂的氛圍中。根據聖經記載，大衛試圖通過豎琴傳遞出的空靈通透的樂曲來慰藉掃

好久沒有給自己買過一個能稱得上「禮物」的東西了，但當我在國家圖書館官方淘寶店看到這款文創書皮的時候，立刻就下了單。

書衣是皺皺的杜邦紙，正面黑底灰字寫着「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十二個大字。這十二個字是國家圖書館館藏明代本《天工開物》的「集字」——也就是說這些字並非書中一句完整的話，而是這裏抽一個字，那裏抽一個字組合而成的。雖然聽上去，很像是電影中「綁匪」為了不暴露筆跡，從報紙雜誌上剪了很多字拼成一封勒索信的橋段，但「集字」的確是中國書法特有的創作形式。當年，宋應星在寫下這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專著時，也不會想到四百多年後，有人從書中字海裏撈出一個個單字，重組成了鮮活的思

記憶或會漸漸淡去直至消散，到那時，書寫和學習便一別兩寬，再無瓜葛了。然而，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對於殘存着「手寫」記憶的吾輩，保留一些手寫的習慣，在小本子上記賬、記記事，或偶爾抄抄書，哪怕只是作為一種生活的調劑，也是蠻不錯的。



逢周一、三、五見報

生活的粗糙磨不掉對細膩的感知，劉詩利們的愛讀書，被網友稱為「站在泥土中仰望」。與許多人沒時間、沒條件讀書的抱怨形成鮮明對比，真愛讀書的話，總能抽出時間與書為伴。

力。跑至大圍再折返回程，於對面岸經過沙田馬場的路段沒有任何遮蔽，猛烈陽光照射下跑步確實辛苦。我邊跑邊行之下，總算以兩個半小時完成賽事。結果並不重要，參與「回歸跑」更有意義。

羅煩亂的心情。倫勃朗通過掃羅臉上那不安的細微表情便將此細節展現出來。這位年輕的大師通過巧妙的光影運用強化了敘事橋段中微妙的氛圍感，其卓越的繪畫天賦早已預示出他即將迎來的璀璨藝術人生。

「碟中畫」《掃羅》／《大衛為掃羅彈豎琴》

書皮

想。

相比起我那些總是看《金融的邏輯》、《窮查理寶典》、《縣鄉中國：縣域治理現代化》的朋友們，我所鍾愛的小說、散文與詩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可以說「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我不是說讀具有實用性的書，提高自己有什麼不好，只是我讀書如同竹林七賢的信條——「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求付出與回報，只求隨心之所欲。

想起一位前輩對我的教誨：「讀無用之書，做有用之人。」我正式宣布：以後這書皮就是我那些「無用之書」最堅韌的護甲。



逢周一、三見報